

· 小 歌 剧 ·

婚 事

吴 昊 作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刘大娘有一聪明能干的女儿杏园，大娘为了贪图彩凤，想把杏园嫁給自小在外做买卖的何富玉，但她还不知道，杏园早在三年前就已和同村青年李自强訂婚了。一天，杏园和大娘談及自己婚事，大娘误会了，以为女儿的对象就是何富玉，就欢天喜地地告給了老伴，而刘老汉早就不滿于何富玉的不爱劳动，聞訊大怒，即坚持不允婚事。由此产生了一連串喜劇性的误会，最后才弄清，杏园爱的原是勤劳正直的自强；何富玉想以金錢收买爱情，終于在生活中受到应有教訓。

婚 事

吳 昊 作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 原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50 • $\frac{23}{25}$ 印张 • 20,000字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第 一 版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8,400册

統一书号：10088·476

定 价：0.10元

婚 事

人物：刘心田 一五十多岁，生产队长。
刘大娘 五十岁，其妻，
刘杏园 二十岁，他們的女儿。
李自强 一二十三岁，复员军人，杏园的未婚夫。

赵 明 一三十五岁，大队党支部书记。

何富玉 一一二十六岁。

时间：现代。

地点：农村。

布景：刘心田家院子里。舞台正面是一排用树枝編的栅栏，中間有門，是为了上地近而开的。从栅栏向外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棉田。院中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桃树，上边結滿了桃子。树下片蔭凉，是刘心田家的天然凉棚。这儿放有吃饭的小桌小凳等物。左右兩側是住房。左边下場处是大門，右边下場处是进后院的小門。

〔幕启时場上无人。后台傳來几声鐘声。田野里

从小在外做生意，
今年刚刚二十七，
娶过三个老婆——
都把婚离，
去年下放回村里，
地里让我记工记，
虽然种地没出息，
可有一条叫人喜：
农村姑娘数不清，
一个个长得赛仙女；
我整天心里打主意，
一定要弄个漂亮的。
不是我，吹牛皮，
咱在村里数第一，
能写会算有文化，
说起穿戴无人比，
哪里人多咱哪里去，
故意在人前抖阔气！
凭上我，何富玉，
找一个漂亮的还成问题？
队里姑娘好几个，
我把杏园看眼里。

提起杏园我心迷，
她比那仙女还要美丽！
两只大眼亮闪闪，
樱桃小口柳叶眉，
脸蛋红红象苹果，
会唱歌儿会演戏。
担任着队里妇女队长，
又是共青团书记，
只要把她弄到手，
花钱多少也乐意。
前些时跟她妈探口气，
看起来老人家想贪彩礼。
我这里看风使舵多置办，
有东西不怕她不愿意。
今天我凌空到她家里，
无事找事拉拉情意！

〔刘大娘拿着鸡蛋从后院进来。〕

何富玉：（笑嘻嘻地）大娘，你吃了饭了？

刘大娘：（热情地）哎呀，是富玉呀，快坐下！

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呀？打扮得这么漂亮！

何富玉：赶集去。大娘你买什么不？

刘大娘：你怎么又赶集去？上一集不是刚去了。

次一嗎？

何富玉：唉！大娘你还不知道啊，我在太原住慣了，乍一回到农村，心里老覺得悶得慌，所以每逢集日，就想到城里去逛逛。

大娘你买什么东西，尽管說吧。

刘大娘：家里也不缺啥。

何富玉：听說城里有好醋！

刘大娘：那就捎二斤醋吧。（装做掏钱）唉，我身上連一分錢也沒有装！

何富玉：这点錢还用你出呀！要啥就吭气吧。

刘大娘：（羡慕地）前二年在太原做买卖，攒下了不少錢吧！

何富玉：攒不下多少，不过是手头受不了制就是了。

刘大娘：那也不能光讓你看我出錢呀！那几次捎的东西給你錢你也不要，光叫你吃亏可不行。

何富玉：看大娘說哪去了，我又不是外人么，給你买点东西，还分什么你我？

刘大娘：（高兴地）富玉啊！（唱）

不是大娘我，
故意把你夸，

· 你可真是个好娃娃，
要人有人样，
肚里有文化，
才貌双全将来有造化！

何富玉：（得意但又故作谦虚地）看大娘把我夸到哪儿去了！

刘大娘：这是真的么，我敢是给你瞎戴高帽子？唉，我就常想，能有你这么个儿子多好啊！嘿……

何富玉：（越发得意了）嘿嘿……大娘，我给你当个干儿吧！

刘大娘：我怕没那么大的福气！

何富玉：大娘，嘿……我和杏园的事……嘿嘿，不知你老人家心里……

刘大娘：象你这样的人还有啥说的？要啥有啥，我一百个同意！

何富玉：（得意忘形）大娘！你可真是个好大娘！
（唱）只要我和杏园结了婚，
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
后半世好生活全有我，
百年之后我送你终。

刘大娘：（唱）只要我有你这个好女婿，

一輩子我就趁了心。
一個女婿半個兒，
大娘我把你當成骨肉親！

何富玉：（唱）骨肉親，骨肉親，
大娘的恩情似海深。
富玉不是負心人，
我一定把你多孝順！

劉大娘：有你這個女婿，下半輩子我就有了靠
啦！

何富玉：大娘，你給大叔提過沒有？不知他心
里……

劉大娘：你放心吧，人家早就說杏園的婚事他
不包辦，隨杏園的便！如今興自由，事情
成不成全在你們身上。只要你們情投意
合，我們這當老人的還有啥說的呢！

何富玉：你二老沒意見事就好辦！

劉大娘：想必你們已經說好了？

何富玉：杏園大概是害羞，我們還沒正面談
過。

劉大娘：姑娘家都是這個樣。

何富玉：是啊！（唱）

櫻桃好吃樹難栽，

小曲好唱口难开，
杏园心里把我爱，
嘴里就是说不出来！
虽然没有正面谈，
事实已在眼前摆，
我的心思她了然，
她的心思我也明白。

刘大娘：她害羞，你先开口啦！

何富玉：我怕她脸皮薄，一下子……

刘大娘：如今新社会，兴自由，还封建啥！

何富玉：（唱）这事大娘你别急，
十拿九稳没问题，
杏园对我有情意，
我看得清楚观得仔细。
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
她和我时常在一起。
开会她就把我唤，
凑空就和我一块学习，
经常和我来谈心，
两人的感情甜如蜜。
明明想说心里话，
还故意和我拐弯曲！



刘大娘：她都跟你说了些啥？

何富玉：（唱）虽然没有谈婚姻，
句句话儿暖人心，
她要我时时求上进，
她要我好好劳动建设农村。
关心我日后发展和前途，
叫我要牢牢扎下幸福根！

刘大娘：她就连一句婚姻的话也没提过？

何富玉：她关心我的进步和前途，还不是希望
以后生活好！这还看不出来？

刘大娘：是着哩！（唱）

姑娘家都是薄脸皮，
这丫头更是比人出奇。
这几年好多人来提亲，
提一个散一个都不愿意。
你刚回来时不久，
她就对你有情意，
也算杏园有眼力，
我看这事情差不离。

何富玉：（唱）我和杏园结了婚，
一家人好日子享不尽。
我爸爸在外挣钱多，

銀行里月月把款存。
我也不是久呆农村，
更不愿一辈子当农民。
过个一年或半载，
我照样还是城里人。
給杏园也找个工作干，
保她一辈子都称心。
把你也接到城里住，
咱全家，舒舒服服度光阴！

刘大娘：俺还不愿离开这家哩。只要你們能享
一辈子福就行了！

何富玉：（唱）就是現在住农村，
咱也不会費苦辛，
大叔、杏园是干部，
都是队里掌权人；
我是队里記工員，
还愁咱們沒工分？
只要我笔下动一动，
頂他們热汗流几身！

刘大娘：如今月底了，記工本算了沒有？

何富玉：明天就給你算。

刘大娘：（悄声地）多給杏园記些工分。

何富玉：敢給你多記，不敢給她多記。

刘大娘：咋哩？

何富玉：上月給她多記了二十分，她看出來后，還把我批評了一頓。我說算錯了，這才算騙過了。對你那一百五十分，她都懷疑呢。我說大娘重活干不了，輕活可干的不少，她這才信了。

刘大娘：這個傻子頭！往她嘴里抹蜜，還咬人手指頭呢！

何富玉：她是團支書么，怕人說！

刘大娘：團支書頂屁呀！一不能吃二不能喝，不干活照樣不能分糧！

何富玉：是啊大娘，說句真話，我真不喜歡她干這個！

刘大娘：誰喜歡呀！（唱）

為當這個團支書，
不知她吃了多少苦。
整天開會不沾家，
自己的事情全不顧。
我把她罵過多少遍，
總把人家勸不住。
年青青一個大閨女，

当那支书有啥用处？

人家她爹也不管，

处处还把她来护。

将来你们结了婚，

可不能由她瞎摆布！

何富玉：那自然是咯！

刘大娘：富玉啊，瓜熟蒂落，你们的婚事也该办的时候了，早点下手准备吧。虽说如今不兴要彩礼了，不兴铺张浪费了，可日常用具总得置办吧？铺的盖的，穿的戴的，放的摆的，在家的出外的，哪一样也少不了啊！

何富玉：大娘，我早想好了！（唱）

买绸子，扯缎子，

买呢子，扯料子，

毛毯子，床单子，

高级服装绸衫子，

收音机，带車子，

布鞋皮鞋加靴子，

买手表，银链子，

时兴的手饰几串子，

日常用具几套子，

家里有的是票子！

刘大娘：（唱）有了这些好东西，

杏园心里定欢喜。

何富玉：（唱）只要杏园心欢喜，

她要星星也应许！

刘大娘：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何富玉：今天到城里先给她买一身花布，作个见面礼！（看表）时间不早了，我这就去。

刘大娘：啥时候回来？

何富玉：有戏看场戏，没戏一会就回来了。三里路我骑自行车哩，用不了多大会！（欲下）

刘大娘：醋瓶！（进屋拿出醋瓶）可别忘了。

何富玉：你放心！（下）

刘大娘：（望着何富玉走远，满意地，唱）

我闺女生得如花似玉，

找下这个好女婿，

彩礼送下一大堆，

算俺杏园有福气。

人都说，养女是个赔钱货，

依我看，闺女也有高和低。

有的就是摇钱树，

有的就是烂稀泥。
家有梧桐树，
不怕凤不栖，
家有鲜花开，
不怕它蜜蜂儿不来采蜜！（入后院）

〔刘心田满腔怒气地上。〕

刘心田：（唱）何富玉作事太气人，
真是一个乱弹琴！
队里工作不负责，
整天游串瞎胡混。
工分限弄得乱纷纷，
社员个个都气愤。
意见提下一大堆，
要求记工另换人。
吃罢饭我去找支书，
要叫他把账交代清！（坐下，吸烟）

〔赵明上。〕

赵 明：刘大哥，吃饭了吗？

刘心田：气就把肚子气饱了，还吃饭！

赵 明：又怎么了？

刘心田：支书，你不来我也要找你去，三言两
语说不清，你坐下我给你讲。

赵 明：好吧。（坐，吸烟）什么事？

刘心田：还不是何富玉这家伙！

赵 明：他又怎么了？

刘心田：（唱）提起何富玉，

叫人一肚气，

工作不認真，

劳动不出力，

提起找对象，

积极教第一。

他是个社員，

老是不上地，

你要派他活，

他就耍調皮，

叫他犁水地，

他嫌脚沾泥，

叫他犁旱地。

他嫌太費力，

担挑怕肩疼，

送粪怕臭气。

队里工分賬，

他也不去記。

給他提意見，